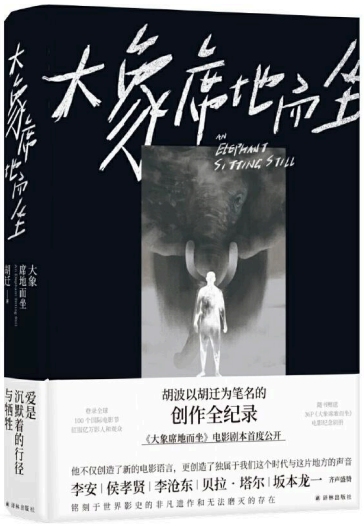
隅
Jade



大象席地而坐

作者：胡遷
出版時間:2019年11月（2021.3重印）
ISBN: 9787544780216
精裝，定價：58元

內容簡介

拍電影時，他叫胡波；寫小說時，他叫胡遷。這兩個身份如同兩條平行線，一直貫穿其創作生涯，構置了兩條獨具魅力的創作軌跡，直到在電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中交疊重合。本書完整收錄了這部非凡遺作的三萬字電影拍攝劇本，從中可以看到胡遷對文學語言和影像語言敏銳的感知力和表現力。書中還收錄了胡遷完成於2011年卻從未發表過的長篇處女作《小區》：小區的下水道污水橫流，住在三單元的女人趙湘被殺，車棚管理員黃槍被當成了替罪羊，他不得不開始關注小區的變化，並慢慢發現了藏在每個住戶身上的秘密……正是這部小說開啟了胡遷的文學創作之路，犀利的社會洞察、別具匠心的文本結構和敘事手法都呈現出高度濃縮的戲劇張力，而壓抑的基調也鋪墊出胡遷在其後小說寫作中不斷強化的主題：世界是一片荒原。
閱讀本書猶如觀看一場無聲電影，他的才華他的銳利他的鋒芒，字字句句都是綻爆在白紙上的生命能量。雖然距離胡遷離開已經兩年過去，但他仍在以他的缺席，對我們和對這個世界造成影響。為了向這部非凡傑作表達敬意，隨書還特別製作了36頁電影紀念別冊，收集了百餘幅《大象席地而坐》電影幕後花絮照片，供喜愛這部電影的讀者珍藏。

編輯推薦
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電影劇本首度完整公開。作為胡遷最初也是最後的作品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為其贏得了世界性的關注和聲譽。電影在日本上映時，媒體盛讚這是"中國新生代影人最初的最後的傑作"。
這部電影的故事雛形最早來自胡遷的同名短篇小說，而本書所收錄的則是完整的電影分鏡頭劇本，電影正是據此完成了拍攝，閱讀劇本可以強烈感受到胡遷對不同藝術載體的自如駕馭，尤其是他對文學語言和影像語言敏銳的感知力和表現力。

附贈精心製作的《大象席地而坐》電影別冊。為了向這部非凡遺作致敬，隨書特別製作了36P紀念別冊，除精選近百幅電影拍攝現場的花絮照片外，還邀請參與這部電影拍攝全程的導演助理瑤瑤撰寫了回憶文章，並收錄了對這部電影的深度解讀以及世界知名影人的評價，對於初次接觸到電影的讀者來說，這個別冊是與書中劇本相呼應的引入與介紹，而對喜愛這部電影的影迷和讀者來說，也是很好的珍藏。

收錄胡遷從未發表的長篇處女作《社區》：社區的下水道污水橫流，住在三單元的女人趙湘被殺，車棚管理員黃槍被當成了替罪羊，他不得不開始關注社區的變化，並慢慢發現了藏在每個住戶身上的秘密…… 正是這部寫於2011年的長篇小說開啟了胡遷的創作之路，犀利的社會洞察、別具匠心的文本結構和敘事手法都呈現出高度濃縮的戲劇張力，而壓抑的基調也鋪墊出胡遷在其後小說寫作中不斷強化的主題：世界是一片荒原。書中收錄的為2017年5月胡遷重新修訂后的版本。

隅
Jade

作者簡介
胡遷（1988—2017）

原名胡波。作家，導演。
出生於山東濟南，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。
臺灣第六屆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首獎得主。
電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獲第68屆柏林電影節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，處女作特別提及獎;獲第55屆台灣金馬獎劇情長片、改編劇本、觀眾票選影片。

目錄
小区（长篇小说 ）
大象席地而坐（电影剧本）

媒體評論
我們常拼命做電影，燃燒自己，把整個生命投到電影裡，不敢說點亮世界，可是想把我們的心分享給觀眾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就是最好的說明，創作者把生命放在電影裡，非常動人。
——李安，著名導演

胡遷非常珍視那個陷在苦難里的自己，他非常珍視那個苦難，那是他創作的土壤。他讓我看到一種存在，原來現實生活中，就有那麼高純度的生命狀態，一個人真的可以這樣活著，也真的可以這樣死去。他以他的缺席對世界（我們）造成影響。無論如何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已經是無法磨滅的存在。
——章宇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主演

胡波比臺灣新浪潮導演年輕時拍的電影都還要好。
——侯孝賢，著名導演
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是胡遷留下的非凡遺作，故事的嚴肅性和悲劇性融於俐落而不矯情的對白中。近四小時的時間超過了傳統的影院格式，但沒有一分鐘厭倦。
——特蕾莎•韋納 Teresa Vena，柏林電影節評審

一個心靈如精密儀器的青年，多半會因人世各種避無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時時震動，為了不被損毀，難免必須長久出力壓抑著位移，那壓抑的能量終要在他的寫作中，如棉花一般，雪白地爆綻了。
——黃麗群，作家

我們找著了黃玲家的拍攝場景。他騎摩托車載我往回開，正很高興，遠遠看見一隻狗躺在馬路正中。然後他停車，從路邊撿了一塊廢棄的泡泡紙開過去，我去把狗包起來。那是只泰迪，還有呼吸。我們又撿了一隻殘破的紙箱，把泰迪放進去，我坐在後座一手抱著箱子另一隻手抓著摩托後座。路邊大爺領路把我們帶到衝衝里小診所給它打抗生素。胡波接著堪景，我把它帶回劇組觀察。那天晚一點跟副導演講這事。副導演說這太

神了，這是老天知道我們劇本裡有狗狗的戲，才讓你這麼撿著一條，要是開機前治好了就演戲吧！ 胡波說，這麼想就太功利了。
——瑤瑤，《大象席地而坐》導演助理，字幕譯者

試讀章節

大象席地而坐（电影剧本）
1. 朋友家卧室 晨 内——于城、于城朋友妻
于城一边穿衣服一边说："他前几天是这么说的，满洲里的马戏团有一头大象，它他妈就一直坐在那儿，可能有人老拿叉子扎它，也可能它就喜欢坐那儿，好多人就跑过去，抱着栏杆看，有人扔什么吃的过去，它也不理。"
于城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。一个女人半裸着躺在床上。
女人："他跟我提过。"
于城："怎么说的？"
于城穿上裤子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抽烟。外面大雾弥漫。
女人："踩着我裤子了！"
于城："他怎么说的呢？"
女人："跟你说的差不多。"
于城："给我倒杯水。"
于城看向女人，女人在整理头发。
2. 王金家 晨 内——王金、狗
一只老狗趴在王金脚边，王金坐在自己狭小的房间里，他好像听到外面有什么声音，是金属敲击玻璃的声音，哒，哒，哒，他头朝向屋外，静静地看着。
3. 黄玲家 晨 内——黄玲、黄玲母亲
抽水马桶继续不停往外涌水，水漫到黄玲屋里，黄玲躺在床上睡觉，她立即坐了起来，脚踏进了水里。
水漫到客厅里，黄玲母亲躺在沙发上，手垂在一旁。
4. 韦布家卧室 晨 内（合并5）——韦布、韦布父母
胶带被拉扯出来，缠绕在一个擀面杖上。房间幽暗，韦布一层层地缠着擀面杖。
他咬断胶带，往外吐着沾在嘴上的碎片。他尝试着狠狠挥舞了几下，又垂头丧气。
他把缠着透明胶带的擀面杖放进书包里。
韦布看起来有十七岁，寸头。
外面传来韦布父母的声音。
父亲："怎么这么臭？谁他妈开的窗户？"
母亲："关了。"
父亲："怎么不早点关？现在屋里全是臭味儿！"
父亲："太臭了，一起床就这么臭，我操他妈的一天又开始了。"
韦布一脸厌恶。他母亲敲门，韦布走了出来。
5. 韦布家客厅 晨 内——韦布、韦布父母
这是一间普通的三居室，屋子里看起来很满，各种杂乱的东西很多。客厅的桌子上摆放着早饭。可以听到韦布母亲在房间里忙碌的声音。
韦布的父亲看起来年纪比较大，他穿着宽松的睡衣，胡须凌乱，看起来身体很虚弱，他坐在韦布的另一边，一只打着石膏的腿放在一张矮板凳上。父亲在桌子上打开了三个药瓶，旁边摆着八九粒药丸，他开始倒酒。
韦布坐下来，说："厨房的窗户。"
父亲正在看一份报纸："什么？"
韦布："厨房的窗户刚才开着。楼下的垃圾没人清。"

父亲:“没你的房间臭，外面有什么都没你的房间臭。”
韦布开始吃油条。他的父亲厌恶地看着他。
母亲在客厅的柜子上翻找着什么。她说:“购物卡呢？”
韦布低着头:“不知道。”
母亲:“你前天用了，放哪了？”
韦布:“柜子上？”
母亲:“没有。”
韦布:“那不知道了。”
父亲打了一个嗝，说:“他偷走了。”
韦布摇摇头:“我没有。”
父亲:“他拿着卡，站超市门口，给人打八折结账，收了钱就去网吧玩。”
母亲看着韦布，说:“嗯？”
韦布:“不是。”
父亲看着报纸:“怎么不是？你除了去网吧还能干什么？狗东西。”
韦布听着。
母亲在把两个大包往外拖，里面是叠整齐的衣服。
母亲:“每人每天早上都要听你说一遍。”
父亲:“我说什么了？”
韦布喝豆浆时洒出来一点。
父亲放下报纸，对韦布说:“赶紧去跟你奶奶住，看见你就烦。”
韦布:“她屋里要是有暖气我就去了。”
父亲:“这里也没暖气，你弄得满屋子都这么臭，满屋子都这么臭！”
韦布站起来，去卧室背上书包，在校服外套上羽绒服。
母亲在外面喊:“拎下来。”

6. 朋友家阳台—卧室 晨 内——于城、于城朋友妻、烧垃圾的人、中年男人
楼下是个垃圾堆，一个人在焚烧垃圾，黑色烟雾飘向天。一个中年男人举着一根棍子，晃悠着走过来，对着烧垃圾的人喊:“谁让你烧的？”
烧垃圾的人:“那去哪烧？”
中年男人:“爱去哪去哪，小区里不让烧。”
烧垃圾的人:“这是小区的垃圾。”
中年男人:“聋了？不能在这儿烧！”
于城朝楼下喊:“就在这儿烧。”
中年男人抬起头:“你谁啊？”
于城:“就在这儿烧。”
中年男人:“你下来！你谁啊？”
于城:“我是你爹！”
女人跑到阳台上，她衣服还没穿好，就一把扯过于城来，关上了阳台窗户。下面的人还在骂骂咧咧。
女人看着于城，伸出手指了指他，叹了口气，说:“你快滚吧。”
于城躺到床上，说:“我晚上再走。”
女人:“不行。”
于城:“为什么？”
女人:“我得去单位交报告，下午可能要开会。”
于城还掐着那根烟。他举着烟蒂说:“你点烟，有时候会沾上嘴唇的皮，然后烟蒂上会有血，看见了吗？”
烟蒂上沾着薄薄一层血。

女人:“所以呢？”
于城:“因为你刚才没给我水啊。”
女人:“我真得走了。”
她穿上了裤子，但没穿上衣。
于城:“你就这么走吧。”
这时，响起了敲门声。两个人警觉起来。女人站着，于城坐着，维持着固定的动作僵持不动。

小区（长篇小说）
背乌龟的男人
2004
我对十二岁那年的记忆总是不可控地惶恐，不是因为这又过去了很久，发生过的一切可以成为封存的东西，这是个矫饰的说法。我花费了很多年探索向外的通道，但绳索一般的莫名事物总是将我拖拽回来。在这巨大的如黑洞般的世界里，我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拴绑在这洞窟的哪一部分，去探索那个源头便会远离洞口，而洞口微弱又时时刻刻都在消散的光令人恐惧。我仅有的一次接近那种真实的存在，是在深不见底的湖水中，下沉中我睁开眼睛，被冰冷包裹，数不清的细碎事物凝固于此，所有方向都朝着无尽的黑暗。
在母亲离开这个家庭以前，我有过一段正常的生活，住在我楼上的邻居——别人都叫他二狗，那时他四十几岁，还没有变成一摊肉饼，洪亮叔也没有一把火烧光他自己的家。后来母亲走了，一年后那个背乌龟的男人来到我父亲开的家庭旅馆里住了一周，然后有一天清晨，楼群像是被一种灰烬熔化了一般，并飘着一股煮肉的味道。二狗跟在那个背乌龟的男人身后，他的邻居洪亮看到了他，以为他要去湖边，那正是去往湖边的方向。那天二狗的头发打了蜡，那发蜡让他的头发像刚磨好的菜刀一样。洪亮说见到那发蜡他微微感到奇怪。二狗跟他打了招呼。
二狗跟在背乌龟的男人身后大约六七米的距离，沉重的包裹把中年男人的腰坠得像虾米一般，二狗跟他走得一样不快不慢，在清冷得快要融化的小区里，还有其他人也看到了二狗，他们像往常一样坐在阳台上日复一日地消磨着自己，开着半边窗户，看着楼底下走过的人。“没有什么不同，像往常一样，混混沌沌得像开始和结束一样，就差去死了。”洪亮叔告诉我。
二狗那天穿的条纹衬衫还带着霉味，他从床头柜里翻找了半天，后来桌上的茶缸子掉在地上，他也没有去管。他从床底下的纸盒里找到那个边沿带着锈迹的铁盒子，里面是发蜡，几乎在打开铁盒的瞬间就好像生出许多毛茸茸的东西。这些毛茸茸的东西在二狗枯萎的手指间一搓就不见了，只剩下油亮。二狗看着自己的手指，像街边吃剩的沾着油水的大梁骨。后来在他出门的时候，还蹭到了门边石灰墙上深绿色的霉斑。然后他走到家庭旅馆前，找了两块砖头立起来放在一起，坐在上面。这时我父亲在旅馆前台看到了他，我父亲厌恶这个邻居，以为他是来装可怜的。我父亲去厨房煮了碗面，靠在厨房的门框上吃了起来，他还不时地看看二狗，二狗仍然以同样的姿势坐在那，也许他连根完整的烟都没得抽。这时我父亲还在怀疑二狗是不是来找他的，有一瞬间他觉得二狗的可怜真的触动了他，然后父亲扭头去洗碗，洗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想了。
背乌龟的男人把房间钥匙留在前台，他低着头，稳重地踏下一个台阶，出了大门。二狗站了起来，他眯着眼睛，眼角旁的肉干瘪得如同橘子，事实上他一点也不饿，但看起来却好像要虚脱的样子。二狗跟在背乌龟的男人身后，谁也不知道那个男人是否清楚这件事，后来也无从知道。当我问起来的时候，二狗的女儿裘子怡说谁会想要关注那个卖乌龟的，他是否知道二狗跟在他身后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这个社会缺的是劳动力，不论那个背乌龟的男人还是二狗，都跟劳动力没有一丝关系。
等我的父亲从厨房里走出来，他在衣服口袋那里擦了擦沾水的手，四十几年来他一直这么做，洗完手之后在衣服口袋那里擦一下手背和手心。前台留着一把钥匙，父亲把钥匙穿进腰上的绳子里，他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往门口看去，而那里只剩下两块立着的青砖头。与此同时，裘子怡端着粥和馒头，来到二狗同他妻子吵架后才住的棚子里，虽然那个棚子很快便被拆掉了。二狗的妻子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床头柜下歪倒的茶缸子，细碎的廉价茶叶从杯口一直铺到地面上。不论是我父亲还是裘子怡，在那恍惚的一瞬间，都有一股莫名的失落感，而那莫名的失落感将会从此缠绕他们，以至于当我父亲把青砖踢回墙根，裘子怡用报纸擦着腐烂的水泥地板时，他们一点也不觉得烦躁，反而觉得好像是在弥补什么。
洪亮叔在游乐场工作，他亲眼见过在这个挨着火车站的游乐场里，人贩子是如何给小孩下药的。

“也许他爸妈坐在摩天轮上就看到了，我在搬一个瘪了的垃圾桶，那个小男孩大概八九岁的样子，被一个女人拉着，走路晃晃荡荡，不快不慢。后来摩天轮停了，那个爸爸跟条野狗一样朝那个女人离开的方向跑，鞋子还掉了一只。但是没有找到，他朝我们大吼大叫，骂人，后来我也骂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，你儿子自己跟着走的。迷药太可怕了，梦游大概就是那个样子。”洪亮叔想起二狗走丢的那天，楼间的那条路也许就一百五十米的样子，但二狗好像走了很久。那个走丢的男孩，像只蝴蝶一样摇晃着，沿着碰碰车的铁栅栏，松软的胳膊被前方的女人拉着，拉向另一个噩梦。

“喝醉了之后，你就会变成一只蝴蝶，他妈的一飞就不在这里了。”

洪亮叔酗酒，他住在二狗家隔壁，有一张宽大的红肿脸庞，喝酒之后就跟个红艳的灭火器一样。他短手短脚，又十分强壮，可手脚限制了他，感觉他有无穷的力量却无处使。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，父母就给他找了份游乐场的工作，又在游乐场附近的小区里买了套房子，主要是为了照顾他姐姐，一个疯了的女人。洪亮叔搬到小区时已经在游乐场工作了八九年，他在那里收门票，有时叫工人来修理坏了的器械。他来的时候已经三十岁，叫了游乐场的工人来给他装修房子，房子只装修了一半，因为有一次洪亮叔喝了酒，回来后看到自己的家，大声咆哮：“你们把我的房子搞成什么样了！”

一切都像是计划好的。二狗跟着一个陌生人不知道去了哪。我知道这件事时，二狗已经走失了一个星期，当我回到小区，楼群里还弥漫着那股煮肉的味道。母亲告诉了我，父亲站在一旁一言不发，他跟二狗有我们所不知的秘密。当母亲提起那个早上父亲吃面还看到过的二狗时，父亲就把头瞥向一边，好像对此漠不关心的样子。

后来，当洪亮叔在小区找的女人在怀孕时跟着另一个男人消失后，他烧了自己的家，然后不知所终，留下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姐姐。

我走到七号楼的后面，墙角还堆着潮湿溃烂的蜂窝煤，我来到那个棚子的门口。房顶上还飘着一个鱼形的破风筝，木门上挂着锁。我在记忆里搜寻着所有有关这里的印象，想起曾经在洪亮叔家中，他在一旁揉着太阳穴，肿胀的腿旁边有一根拐杖，他的女人脸色红润，腹部隆起，双手撑在椅子旁边像一个软体动物。那时我脑海里却响起母亲的话，她说：“这里已经坏得流了脓。”当时我并不知道母亲所说的这里，不是一栋房子，而是即将有一个新生命，从另一个世界，从这丑陋的生活里破土而出。我重新打量着这里，水泥的墙面不太平整，雨水印在上面如同花花绿绿的肠子。我靠近窗户，里面昏暗无比，充斥着腐朽气息的浓重颜色。而二狗一个月后就回来了。

在我成年之后，仍旧无法忘记这一切，于是我开始寻找那个背乌龟的男人。